



疏經文鈔 二集

序

海寧沈 珩昭子著

十三經歷代名文鈔序

校初本有訂正句  
字說見尤言答問

大道之在天下其統歸乎一而已矣道之全體大用  
具見於經包犧之儀卦虞廷之十六字道統從此始  
矣道統即學統也商君臣言性言學言誠文王周公  
孔子繫易之辭禮經雅頌制作昭明道統之傳承無  
岐軌焉周道缺微異萌斯起孔子修定諸經與門弟





子雅言詩書執禮商瞿傳易卜商傳詩左丘明傳春秋史法會參傳大學孝經子思傳中庸以至有若孟子之徒傳論語游夏之徒傳爾雅其後散處諸侯之國以友教天下公羊穀梁傳春秋經法數傳之間經學正而道統乃正自秦滅學漢世收遺經於殘脫之餘於是人各異師或數人而合一經或一經而分數家說滋繁而義滋裂愈降而由漢歷唐以至宋千有餘年經術蕭然謝絕其間特起之士知稱說經之道德者不過數人猶擇焉不精語焉不傳

散而道統亦散宋室大儒曠代拔興淵源初發聖人之心於孔子脩定之中然後學統復正累承以至於今然自春秋戰國以來為吾道賊害者亦復根萌盤於其間如六經注脚六籍無書即心是經之邪說習趨者猶樂其新奇而爭炫之蓋未知所底也

聖德昭明用經術以敦勵天下使學統歸乎一是竊觀自古聖功王事義備於經經義之備著於文辭後世



誥而外以篇章說經有儒林之文有理學之文傳  
本之文本乎學問意見考據探索足以發揚志識而  
三制之業出其中焉理學之文本乎窮理致知同也  
應用足以開來繼往而道統之傳出其中焉理學之  
文所謂其統歸乎一是者也儒林之文則醇疵相  
見焉抑或其人其文則居然理學也而其言出入  
離見焉以一是而論惟去彼取此足矣然論學不  
以不嚴而論文則不得不寬何則惟嚴而後統  
也惟寬而後知統之不可以不正也聖人之

然也詩貴正而素變也書貴  
而存亂也春秋貴予而示奪也聖人豈嘗有  
損哉惟反妬之必謹而後知乾坤之義為深遠也變  
之害正而後知變之不可不正也亂之侵治而後知  
亂之不可不治也奪之僭於予而後知奪之當懼而  
歸乎予也此聖人憂天下之情也今夫說經之文之  
有鈔也使醇疵得失出入合離其說畢陳乎前而後  
知治是統者之不可以不謹操是統者之不可以不  
嚴故曰惟嚴而後統可正也惟寬而後知統之不可



以不正也經之統正則學之統正而道統無勿正矣  
由是編而審所別擇焉凡造化之所以細縉變蕃王  
道之所以崇教昇法天德之所以精義入神經制之  
所以因革損益酬酢之所以常變經權人物之所以  
升降進退衡別之所以得失異同類族之所以典常  
秩序於以窮天下之事理而致天下之大用聖功王  
事詎有不備於此而徒以資經生之佔畢已哉且  
國家取士首重明經士子所誦習以應制舉不於  
章句帖括之間未嘗窺見古人宏深浩博之

其源流得是編以開明之則始進之學既識本原於  
以備顧問而贊大議參大政將使經術弘備而治教  
休明不無小補竊有厚望焉



馬見五郡伯初度序

浙東西方千餘里縮郡章而治者十有一杭居首焉  
郡伯之爲治仁廉而英決足以孚乎其上而誠乎其  
下則十州之守若令皆有所做法興起率屬以砥乃  
績而杭之民所謳吟愛戴其風足以流播乎十州而  
爲之勸是故杭郡伯之重所治者一州而所風勵表  
式者十一州使人私相告語曰我郡伯庶幾  
壽考樂康爲公爲卿長利澤我歟十一州之人亦私  
相告語曰杭郡伯庶幾壽考樂康爲公爲卿長利澤



我歟此其事按唐宋以來縮郡章而治者志牒所紀  
史冊所書以及父老所傳說曰某利某公所創而興  
者也某害某公所薨而除者也甚且某水某隄某亭  
某橋某井某公所營度而成游泳而喜者也至今誦  
述不衰則是某公某公者其壽考或數十世或千百  
世而靡所紀極是非獨私某公某公也民自私其所  
利澤日月私其長臨照乎我風雷私其長靖肅乎我  
山川嶽瀆私其長出雲雨以沾灑乎我而在今日則  
杭之人與十一州之人咸私我郡伯綏德馬公一口

無異公始來惻杭之民半折而入於堦墜而姦人之  
藪以逞者莫止也爲之厲乃禁勁乃持與建節而撫  
者協厥心則爲之剖其質劑代其逋責堦墜者莫敢  
譁杭於是乎有民杭九邑所患苦猾而強食者市而  
左右望者調詞囂訟者伏萑苻而顛越人者次第爬  
敷之九邑漕者三故所蝨蝕於漕莫可詰自公之勤  
飭也而量衡平蝸蟾靜繭絲絕力田稅公者飽益勸  
矣寧邑負海莠民者驚且凌一旦不安籍中丁而嫁  
有田者爲壑一夫號而屯以証者蔓延他邑亂萌滋



張公劃然按舊章引直墨以彈之沸者息而民志定  
凡其所過姦佞良類若此不察察以矜明不啁啁以  
市恩不徇物以養癰不違道以干譽和而毅剛而溫  
博達而正中是之謂政體嗟乎政體之不可語於當  
世也久矣乃獨有公公性甘淡泊能辛苦一裘葛了  
寒暑食具鮭菜然戴星驅馳國中或日不再飽罔所  
怯或曰公矯廉詎知公居身若此安所用金帛爲以  
故岩岩冷冷一無所周乎物情而顧能獨行其志卽  
事所可或臨乎其上下掣乎其旁者曰不可公必持之

至於可卽所不可或臨與掣者曰可之公必持之至  
於不可然則公之能遏姦佞良彰國體而獨行其志  
非其居身足以服人之隱曷至此公仁廉英決而孚  
乎其上下誠乎其下如是於是十州之守若令莫不有  
所做法興起而杭之民謳吟愛戴其風足以爲十州  
之上下勸然則願公之壽考樂康爲公爲卿以利澤  
乎我有若私其日月風雷山川嶽瀆之長有於我又  
何一州與十一州之間然也哉予故樂爲之言而間  
採一二有韻之辭且屬工繪者寓以圖而予各系之



以詩

官閣何所有四壁皆空澄座上置玉壺清映壺中  
冰焰焰紅爐炭不能鑠精凝冰玉并堅孤外物安  
得凌

官閣冰壺

明湖萬頃波孤亭浩無際庭有千尺松白鶴何搖  
曳不同鸚鵡埤樓欲徹九臯唳獨摩松頂立燕雀如  
徒隸

湖亭鶴立

東方有神海海圻蒸熱沙魚鱉皆毒螫蜃市刃隆  
窠一朝天空明春風吹綺霞瘴沴轉晶和滄海成

桑麻

海天春色

梅花如曾史清絕聞天香皎月如召杜入懷靄容  
光庭堦人吏靜幽輝撲匡牀燕寢與晤言心賞安

能量

梅月當堦

晴湖看雪岫沍寒生朝曦翠微間素華陵栢挺瑤  
枝烟波相照灼熙春媚川坻湖山誰主人蘇白復  
在茲

晴湖雪岫

今日正何日滿堂韶景新春榮薦蒿韭野老攀樹  
辛曰願我神君奇齡長此辰更有安期棗海上來



仙珍 安期仙棗

項嶠雪文集序

予壯時與梅李項君嶠雪同受知于孟津李德平可  
馬德平先生校士有奇談... 士心賞不數人耳嶠  
雪負才倜儻入長安遊名公卿間爭相引重是時深  
陽百史相國樞八家高格以衡量天下士子由孟津  
進於深陽題予古文卷曰震川而後無古文矣讀此  
如獲門... 風聲徒有徘徊耳予感其知至今遺墨珍  
篋簡然予出燕日淺聞聲咳不數數獨于嶠雪有曠  
代之知學行相習良久不啻提之於臂之東野子曠



之愛是張秦詩故唱雪之文高簡峭削不屑爲時名  
之類古者事竟陵解官歸益縱心遊往才能削其華  
俾能列其枝予嘗謂唐自韓柳倡爲復古傳其法者  
皇甫湜孫樵諸子益天矯詰曲八代之習蓋勝於盡  
於是宋諸大家起而承之人知歐曾之繼貞元長慶  
不知此數子者爲傳法之宗子自茲以降至於今此  
詞絕不不久矣吾於唱雪文遇之其高峭峻潔得植  
考考工遺意而天矯詰曲殆持正數子所不足道而  
雪雖嘗聞精言于信平深陽要臨文剪削刻字此其  
安能序我唱雪哉

神慧所絕非動翰之所能授頃過子學堂屬以序



林鹿菴文集序

錢塘林君鹿菴以文章雄於湖山予曩識之未習也  
年來以文事悉索往還因習其善談笑適風骨且讀  
其歲寒集而心折之古人論人著作遑遑及乎所遇  
有窮而後工之說以爲從所鬱伊而發則情事激射  
逼人不知此特見其小耳吾杭多隱君子彼其置身  
在窮達之外故意識超邈儻然有獨立物表之槩鹿  
菴其尤犖犖者鹿菴少多才務博行文絕麗中晚歲  
則擺去故伎而馳騁乎秦漢大家獨能抽其雋而入



其解以彼風神筆力騰迅軼越如雲霞之霧蔚風雷  
之夏觸所當與會淋漓不自知其唱歎淫泆而非尺  
幅得以町畦其所至殆菑苑中文心之上則已且鹿  
菴身雖隱而所按索指次多古今得失之林若君臣  
將相治亂善敗之因每撮其要抉其幽感慨論列之  
餘遑遑喑鳴涕洟於其間使人讀之而傍徨太息不  
自禁者其得諸馬史班掾柳州廬陵者深哉歐陽氏  
序梅聖俞詩惜其不得用於朝庭作爲雅頌薦諸清  
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什吾於鹿菴之文亦云然歐陽

之於聖俞徒惜其以窮故不得顯其技能而鹿菴則  
身出乎窮達之外獨以其識畧持論有槩乎古今國  
事人才之間則其所見有大焉者以之補益乎道術  
世故豈淺小哉鹿菴今老且死矣遺文尚數十篇其  
甥廬子素公輅與鹿菴故人毛君稚黃輩補葺而梓  
之稚黃者吾所言隱君子而人文獨立物表與鹿菴  
相上下者也素公負備才學古文於舅氏而得其傳  
駸駸乎將以其文鳴嘗爲予言鹿菴平居稱道予文  
不離口因請序其端予以爲知己足感也故勿辭



易學三述序

河東王似鶴先生著易學三述編成十年矣康熙庚戌三千里郵械駉珩惠書曰子經藝煌煌暗室炬也請正定而序之珩學易未嘗知易先生言何敢當雖然竊嘗慨易學之淆亂論辨於篇願杜塞邪說使勿傳顧力未足勝此今讀先生書易學荷甚易之爲經開詩書春秋禮樂之先而其中於害也乃更劇於詩書春秋禮樂之禍其故何哉他經言人易言天人道近天道遠詭之乎天詭之乎聖人之所以言天夫子



覺之矣曰易之教其失也賊或賊之以老莊或賊之  
以佛或賊之以五行以讖緯以義圖禹書一易也搯  
戈者入室比肩尚有易哉雖然爲老莊與佛之言於  
易別之曰是老莊也非易也是佛也非易也其詭者  
猶人也人故其亂易者易攻其救易者易正也爲五  
行讖緯義圖禹書之言於易別之曰此五行也居然  
易也此讖緯也居然易也此義圖禹書也亦居然易  
也其詭者則天也天故其亂易者難攻其救易者難  
正也於是河洛聖人存亡聽於讖說去就奪於橫流

而莫保其易之爲易嗚呼豈不甚哉此先生之所以  
惛然懼惛然傷而不能已於辨也歟先生之書發陳  
圖經摘抉象變簡以覈確以鈔揭揭以精而其惛然  
惛然之恩見之乎自序則有曰誣河圖爲五行裂洛  
書爲九疇侮繫辭爲僞妄此三言者懼焉傷焉而辨  
之所由興也此三者之害先儒亦知詆而斥之然易  
禍且以滋煽何哉蓋欲伸吾說之是而不能先關其  
變蝕榛塞之害而割絕其根株則吾說卒不得而伸  
而欲遏彼言之譌而不能大出其洞微冥搜之力而



痛晰其源流則彼之說終不得而逞說易者鴟音滿  
家而未有能狂其舌而禿其魂者職此故也是編河  
洛圖諸辨僞圖八圖諸說攻刺鑿然此明其爲賊而  
割絕根株以伸吾之說者也大小縱變諸圖解對化  
反覆諸例說剖貫灼然此據其必勝而痛晰源流以  
遏彼之說者也千百年易禍之堅壘一旦摧蕩而雍  
彌之令學易者如脫坑塹觀白日其於義文周孔四  
聖人滔天之浸功豈在禹下哉乃先生退然不伐命  
其編曰三述而志其所以述易也曰伏羲之圖本河

洛文王之圖本伏羲孔子繫辭本河洛義文如是已  
矣述之時義大矣哉宋儒之譏漢而過者偏也後儒  
之尊宋而過者溺也近儒之譏宋而亦過者矯也夫  
孰定其從違乎日以經說經則進之以意說經則黜  
之其可也以意說經者誣經叛經侮經以亂經而變  
蝕榛塞之禍所由始也考亭言孔子國說經最亂道  
知其爲易書之禍始矣宋儒首推濂溪然太極圖真  
可不作作亦不可傳也使太極可圖四聖人何不先  
爲之哉甚矣作述之於經猶惠逆也歐陽永叔論春



秋信公毅不如信左氏信左氏不如信孔子可謂善  
言述矣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易之禍始於疇  
儒設學佞子恃臣詭言天道以矯誣神物而至以濟  
其逢迎僭逆導諛惑世之謀其爲河洛聖人之亂賊  
奚辭也是編殆易學之春秋也哉珩昔嘗以春秋說  
易庶竊附於先生之指與春秋成而卜之得陽豫之  
卦是編於占當得復復陽卦也其使河東弟子端筮  
以待焉可也

葉星期原詩內外篇序

詩自唐迄明六七百年中間非雄才自喜力能上薄  
風騷者不敢揚塵以進然且偏畸間出餘子或附離  
以起亦不數數稱也非若元嘉迄唐四百餘年間人  
指鉛槧者比且以有唐之盛間按其時作家所論次  
大率謂宗工崛起學者得其門而歷堂奧探麗珠當  
代不過數人其嚴若此是必專門師匠口傳心授有  
詩之所以爲說者存非其說雖工弗尚也惟其不敢  
不慎而詩存今則不然手繙四聲筆涉五字七字皆



詩人稍稍致語屬綴其徒輒自相國色則以家驥人  
璧而詩亡不特此也詩亡而益曼衍乎詩沿譎揚波  
以逢世而欺人浸淫不止非世道人心之憂乎哉憂  
不獨在詩然自古宗工宿匠所以稱詩之說僅一支  
一節之瑣者耳未嘗有剗闢其識綜貫成一家言出  
以砭其迷開其悟何惟乎羣焉不知蜀道之巉峭而  
思宿春糧以驅轂者之貿貿哉星期才斥八極馳騁  
百家讀已哇詩銛鋒絕識洞空達幽乃復憫學者障  
網於淫詖發爲原詩內外篇內篇標宗旨也外篇

博辨也非以詩言詩也凡天地間日月雲物山川類  
族之所以動盪虬龍杳幻颺颺悲嘯之所以神奇皇  
帝王霸忠賢節俠之所以明其尚神鬼感通愛惡好  
毀之所以彰其隱莫不條引夫端倪摹畫夫毫芒而  
以之權衡乎詩之正變與諸家持論之得失其文之  
牢籠萬象出沒變化蓋自昔南華鴻烈以逮經世觀  
物諸子所成一家之言是也而不惟是也若所指胸  
襟品量之說不特古人心地之隱由詩而較然千古  
抑朝廷可以得國士交遊氣類中可以得豪杰達賢



塵俗世故之外可以得凌俗超絕之異人功在學術  
流品豈小哉讀是編使知古人嚴爲論詩之旨與作  
者慎爲屬詩之義則詩之亡者以存詩存而距塞其  
逢世欺人之浸淫則世道人心之繫亦以詩存嗟乎  
彼宗工宿匠所不肯舉其心得之儲俾學者捆載以  
去一旦開左藏以貸貧而抑以援其溺斯其胸襟品  
量何等耶

方渭仁從松齋文集序

歲己未予與遂安方君渭仁同應 詔集京師一

渭仁携從松齋古文一卷索予序渭仁所刻僅百分

一而予是時方攻應制諸體於其一者亦未暇卒業  
也輒率草數言應之丁卯予寓湖上渭仁贇其全  
集哀然成尺以來謂予曰曩子之序工矣雖然吾今  
者誦子所爲耿巖集者浩乎其無涯噩噩乎其難名  
吾殆飲江而思岷也子幸許我乎予笑應之曰子不  
聞王道思之索序於唐應德乎應德曰俟我學稍進



取學文錄  
方敢爲之然卒不聞應德之序道思子休矣異時儻  
有以報子渭仁復與予要約而去今又六年矣壬申  
冬予復刻其近稿目將成憬然曰吾何以報方子因  
再發其健松集讀之廻環者數四不覺瞿然而自失  
吾幾失吾渭仁也渭仁之文小大巨細無所不備吞  
吐蘊藉無所不涵而其所以至焉而絕乎人非可以  
猝遇非可以相求必味之而徐出夫文章之味難言  
矣韓子云味於衆人之所不味黃庭堅歎息章子厚  
以爲妙解文章之味夫解文章之味尤難言矣解渭

仁之味簡而美至潔而神腴二者其至乎簡與潔古  
今古文之至難意盡而義不得盡色腴而神不得腴  
則又簡與潔之至難陳後山見會子固後文始得簡  
如是者非簡之至不若渭仁自然之簡也柳州云參  
之太史以著其潔如是者非潔之至不若渭仁自然  
之潔也十餘年來渭仁之文亦旣走江海塞藝圃吾  
懼失之以猝遇而以相求予殆味於衆人之所不味  
而乃得之非然吾幾失吾渭仁也且吾卒讀其所爲  
健松齋記而知其文由至性以出凡爲侍從爲史官



爲節使至以其聲名學問與天下公卿名輩頡頏相  
雄長與各山川風物駘蕩相感發無在不見所爲健  
松者語有之仁生乎孝節業成乎文章又何惟其文  
之凌霜雪而傲雲霞簡與潔之足千古哉因書此以  
報渭仁渭仁無乃啞然而笑曰吾將待乎沈子之沈  
潛而下也而詎知其報我之爲蹄涔者也而唾棄之  
也乎

贈周容湖贊善視學序

先是二十四年乙丑始簡詞臣督學浙江而太倉  
王藻儒先生實膺是任至是報政晉階乃用君代其  
任君夙用高名於書無勿讀爲文章無勿該而尤邃  
於經學其爲人軒軒浩浩豁達磊砢及爲侍從臣諸  
所獻納詩賦之章悉綜貫六藝之體要以爲言丁卯  
典山東試山東之文壹趨於古而粹於經煒煒煌煌  
殆盛世之音乎慨自經學之敝久矣原國家取士必  
以經者以經術爲天下用也士之治經不獨以其文



而貴以其義明其義而後措諸用雖大小羸縮不齊  
猶若繭絲之有緒焉而今也不然操其伎以弋獲於  
校試之場不獨昧其義而已抑未有不滅裂漫漶於  
文者也羣焉以通經策名一旦翔步闕庭或爲文苑  
事能引經而斷者誰哉烏虜國家懸格以進天下士  
所期望如是乎雖然是不獨於今日也朱子於淳熙  
間來浙東以爲士習馳騫有史學霸學同於江百  
學之憂若夫今世經學之敝憂不獨在浙然安知夫  
昔之所憂今之尊經復古不自浙倡始哉何以知之

吾於其時與其人知之昔考亭惠士之治經合難而  
就易守一而不兼有諸經分科之議天下謂其言而  
議不果上者知時之不足與議也若夫有其人而遇  
其時如胡翼之主湖學國學有法禮部貢舉所得士  
十常居四五其高第弟子知名當世甚衆明初取士  
詔五經皆主古註疏嘉靖間發策用周禮一道不久  
報罷殆上有可與議之時而未得考亭安定其人昌  
其說以變革鼓勵之乎烏虜蓋其難也今天下造士  
之法莫急於治經遑遑公卿會議卑論儕俗莫能援



據大義以答 明旨意者非若漢世太常博士隨公  
卿後引經論列不可是則擗朽磨鈍豈一日之力哉  
君在侍從諸臣中獨能以經義獻納既一試之曰  
而踵膺 簡命於浙意在斯乎吾故曰今六  
之學之可興於吾浙者以其時與其人知之也

送周蓉湖使竣序

蓉湖周君督學於浙三年今使竣還報將行當贈言  
假令流俗之夸而諛將曰超遷其官爲列卿爲公輔  
富貴無與比止矣此流俗所言非我輩所當言我輩  
所當言惟相勉以德義予則爲君勉之曰君之還會  
朝廷有事國史君爲史務直務正務覈以慎毋曲筆  
毋避怨尤毋徇積非安苟且他日佐

天子惟弼直惟利生民惟愛養人才毋依阿便身毋賢  
不肖溷淆於是君亦爲予勉曰子在野與生徒言學



取置文金  
務力行務知過能改務正學是衛母事空言毋近名  
滋咎母老而衰於是交相拜曰不敢忘教予則起爲  
君颺言曰儒者爲學非他性曰五常倫亦曰五常君  
使齊使越公慎得士不負國傳承家學顯其親友愛  
子弟與朋友必信內行克謹予爲生徒言學惟此或  
則訾講學迂且僭非其實也君亦起颺言於予曰子  
經學具備今國史按一代著述以彰光我 國家歷  
代志藝文首六藝非本朝臣子經學編摩耶子匿不  
上送官非臣子義其悉索授予於是又交相拜曰下

敢忘教予謹書之爲贈行敘其事



明儒言行錄序

明儒言行錄予弟進士昭嗣之所輯也肇自洪武迄於崇禎釐爲十卷又續編二卷登是編者一百七十餘家諸家先紀氏名爵里以著其世而裒撮言行之要者以明其學自遺文羣籍以至史錄誌乘各編罔弗揆攷其去取必慎至異同得失之介每出已意論定之而屬予以序予乃喟然太息以起也序曰儒者之道自古未有盛於有明者也亦自古未有艱且惕於有明者也魯鄒肇統當周道崩墜百家爭凌厥統



不尊不專沿及漢唐誦法者猶號曰孔墨曰孟荀儒  
林之傳卽經明行修未識原本下逮有宋厥統始尊  
始專時宋興垂百年方師弟源流相承未幾而戕者  
蝟起汴祚移而中原文獻僅一綫嗣江左然且猶狂  
競吠至詆曰狂怪曰浮誕禁罔與備安相終始尋蘇  
門臨川稍延舊物於存亡間由是觀之儒之於藝藝  
其植之也短其撥之也長獨有明三百年間自始迄  
終儒之統煌煌綿綿未有晦而息之之日也故曰未  
有盛於有明者也然往代蠹蝕之興廟堂猶知別白

卽若編管奉祠疎斥之斯替矣猶不至辱也明則洪  
建而下刀鋸三木禍偏中於儒賢其極也見侈滅於  
璫璧而宮庭不知當此而言不辱得乎然而承之愈  
危砥之愈堅故曰未有艱且惕於有明者也惟其獨  
盛於前也譬諸繁星麗天其大者如五緯之耀芒而  
餘若曄然以明者勿敢後也惟其艱且惕於前也譬  
諸危峰障瀾其峻者如三門之底柱而餘若岌岌以  
當其衝者勿敢避也夫其勿敢後與勿敢避儒者在  
道之心則然乃其卓卓樹立於天下天下共尊信之



安在哉曰言行二者而已顯則言敷于朝行孚於國  
晦則以言淑諸其徒以行善諸其身是豈有毫髮之  
可偽而飾者哉雖然言行之辨蓋綦嚴矣明初百年  
之間天下所尊信爲儒者之言未有二於宋五先生  
者也自白沙出而其言一變當其時而不變者胡敬  
齋章楓山羅一峯也姚江增城出而其言再變當其  
時而不變者羅整庵呂涇野蔡虛齋也萬曆中鄧定  
宇李見羅鄒南阜王乎調停學脉而其言又若一變  
繼之以涇陽少墟儕鶴景逸王乎澄清世道而其言

又若再變有變而異者有變而離異爲同者夫言之  
異則可憂也爲夫一二言之異而足以亂吾儒也而  
考其行之大端則未始不同是故一代諸儒或爲中  
行或爲狂狷而必無邪惡之賊如禹光之經行楊子  
之明哲得以陰糞其中或以異而疑同或以同而救  
異而未有同室之戈如伊洛之孽在門牆紫陽之孽  
在講習起而陽敷其下嗚呼此明儒之所爲藥稟焉  
守之艱以惕而其道之長獨盛於前古有以也豈偶  
然哉雖然學者考論前儒言行非以侈見聞貴口耳



蓋將式型先覺使言無口道行無怨惡斯善耳昭嗣  
天質和粹早歲勤學好道力行孝友與人應事必恭  
必誠鄉邦莫不敬愛之於先儒言行奚愧乎予也夙  
志乎學俛俛家所得今老且衰省身克己言行滋疚  
者有之矣敢爲同志勗諸

讀易惕言序

士之治經徒知循訓故之文而不知求其義所謂學  
者溺於所習是已苟求其義而不知大要之所歸職  
其至簡以得夫身心之實益於我則於治經猶缺有  
間也夫子於詩獨蔽以一言先儒亦謂毋不敬之一  
言可蔽禮經至若六經之中錯綜變化無如易者乾  
以天德歸之君子乾九三之君子全易之君子也君  
子用易以成全體大用之身乃聖人繫之曰終日乾  
乾夕惕若又曰厲无咎其辭危其旨遠是惕若一言



非君子體易之主宰所以安危厲而辭悔吝之幾乎  
然則禮全易者舍此安取乎三百八十四爻其類至  
廣其事理至該豈盡必之乎惕而後可以遊乎吉凶  
悔吝之途而無所忒哉然此非周公之言也前此典  
謨訓誥曰欽曰敬曰克難曰敬怠曰慎曰劼茲曰涉  
淵冰無之非惕若之義也惕若者乾心之本體然也  
乾道運行不敢杪忽違其度然後無迷錯愆伏之憂  
乾心自然之惕爲之也君子法乾不敢動息弛其誠  
然後無凶吝悔咎之害君子存心之惕爲之也希夷

前言學易者當求之羲皇之心義皇之心文王周公  
孔子知之無他惟此惕若之一心而已矣四聖人之  
心法子思子知之致力於戒慎恐懼而其功用極乎  
中和位育說中庸者曰戒慎恐懼君子所以存養夫  
天命之性也未嘗戒乎厲未嘗虞乎咎乾九三之惕  
時與地之宜也非存養之義也不知性命之與應感  
無殊致焉戒慎恐懼之得其應致乎中和位育不戒  
慎恐懼之失其應有不反乎申和位育者乎災沴徵  
乎陰陽禍亂生乎雜席自古害於家凶于國事變不



可勝言原其所繇不過一心之昏昧縱逸漸漬而成  
豈有他哉是故以惕居心雖處變恠經危疑往往安  
坐而轉旋有若固然非其然則雖匡居燕安而上不  
足以事父母下不足以正寡妻一身之位育卽天地  
萬物之位育也嗚呼微矣哉聖人旣身乎是而爲之  
示以象申以言推其類于全經大抵稱名小而其指  
極大設端近而其該極遠以反覆警動乎天下聖人  
之仁也學易者見乎是而復爲之引伸博喻援據切  
證以發皇前言學易者之志乎仁也予不敏身之未  
能見之未真亦志乎學易者之志而已謹節錄爲四  
卷藏諸家塾用俟能讀者何以非全經曰未敢也全  
經之義盡之乎曰盡之矣



朱斗瞻行稿序

以古文爲時文此才士所以軼駕於庸子也然  
有清濁筆力有強弱心思有深淺曲直言理有離合  
精麤天工人力不可以強合彼夫沾古人之賡液餘  
潘而輒名其家以相題目曷嘗求諸水官味別之旨  
乎古者水官遺法辨及性味管子言濟之水曰其泉  
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癢終無瘡腥諸葛君在蜀蒲  
元爲鑄刀劔言蜀惟江水爽烈他若漢水鈍弱不任  
治萍或以涪雜江蒲輒辨之蓋天一所生惟清而強



曲深而精者爲貴於萬物惟文亦然古今獨柳州足  
當之劉夢得稱其文佶然以生癯然以清知言哉宋  
之南豐臨川以當柳州則示委於岷而揚瀾於江者  
也古今文人著書膚而不理蔓而不根如潛夫論衡  
者流今使沾其瀋液援古入時苟令蒲君者審之無  
乃等諸疥癢瘡腥而資鈍弱者煩累乎哉今文之  
味足任冶淬者何其少也吾里朱君斗瞻年方富  
讀古人書獨於其清強而曲深以精者尤味於衆人  
之所不味必升其堂而躋其齋故所爲文堅孤矯

竇紆而切深不使一字猶人繫其品價殆水官所稱  
白青堅勁而爽烈天地間性味之至貴以之追衡古  
家則揚躒於柳州南豐臨川之間於今日之援古入  
時者將爲鈍弱膚蔓之救必我斗瞻矣予見嵩士得  
從斗瞻諸君子遊予每從會業中掩其氏名循覽擊  
節曰此斗瞻文也果然今斗瞻以是獲遇孰謂味別  
之旨今不復有嗣音哉



王丹麓紀聞錄序

漢人說經類兼識緯當時經術修明莫如董江都文章爾雅莫如劉中壘然皆涉災異之學後儒以此痛之不知其深意所存將以天人之應爲開悟省察用匡輔君德警動臣工此以見其心之至忠而其義爲甚大也故得其意則有以合乎春秋經世之志不得其意則以爲語怪而惑人在善讀與不善讀而已邵堯夫宋代大儒當其隱居蘇門百原請於李挺之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挺之語以物理之學由是堯夫



一生學問專精物理間若無異乎術數之流然而邵子所致力者天人物理而已此固儒者格致之大端當日章浦城微時目不知邵子縱橫論辨邵子已心識其邪因答問之說刺之惇爲意動夫天地間妖孽之興無若小人小人得志則造化物類之妖應之如蟻蠓之感酸漿惟嘗之幾先不失絜絜非神明於物理不能豈簡策見聞所能囿哉吾友丹麓號松溪子其經術文章於江都中壘相上下寄志牆東草堂恍若蘇門百原窮理博物著書等身復葺明代紀聞

一編類分八部事該萬變可謂勤矣嘗考明代作者博聞之書如楊修撰何侍郎陸給事王司寇諸家皆蒐獵古今不專一代若朱文肅小品備據本朝而不專一門近則梅邨紀畧特揭災異於末簡止及萬曆以下未有如是編之義專而事覈者曩子珥筆史曹與同館討論五行志略十六朝實錄所載多循忌諱書瑞不書祲殊不足據松溪此錄爲東觀石渠所必資無疑者予因惟明代三百年間其盛衰得失大率在君子小人進退之間君子并如卿雲甘露獻胎



不贖鳥卵不暇小人進如陵淵谷焦草妖蟲孽莫可  
名狀而氣化之垂象如響此常也非惟也然是錄所  
紀不屑屑焉分條類應襲洪範五行傳會之妄但繫  
之世次甲子則天人之類應已燎然在目烏虜此其  
幾微矣是則松溪所得乎物理之學而經世之志寓  
焉簡策云乎哉吾以告後之善讀是編者

贈許時菴宮坊江南學政序

儒者之有立乎天下其深者存乎道德而其顯者見  
乎文章用世夫文章用世二者道德之以踪著焉者  
也古之君子其發爲文章必醇深宏備元本確實言  
足用乎天下雖矜虛眩浮流俗所誇尚而不敢傲以  
所能及出而用世則剛明公正據經秉古爲當代所  
倚賴雖橫流極敝中材所汨撓而不能搖其所守其  
人犖犖自表見從古史策指稱之者僅矣自俗學相  
驅染所沿習於帖括之伎滑靡汗下佻薄而鄙儉以



取歸文錄  
苟希逢世偶倖獲名第惟寵利是覬寧過爲詭隨軟  
熟媸媸隨人驅使設見義欲前小有瞻顧則氣委於  
所懾志奪於所撓用彼所操以邀利達卽通塞得喪  
未必盡酬其庸妄之私然羣嚮成風若此無往而不  
得所爲發蒙振落者耳世業奚所賴而儒術奚所立  
乎若夫元本醇深經法秉直言足用而天下倚之斯  
其人不必要乎名動一世而識者與之遊而習焉之  
日則已信而卜之矣吾友時菴先生少壯時文筆揮  
斥豪邁而好讀古人書非經術嚴正不觀非辭義深

厚不取凡天人之理儒墨之辨治教之畧若然燎然  
於中故其文章瀟灑鴻洞羅絡翕闢悉反乎時之漂  
濫促狹蓋煌煌乎盛世之程追古之型也抑其容貌  
甚嚴辨議博達有浩然屹然之槩身在諸生中而持  
操取舍鄉國皆就繩焉予每爲人言時菴將爲天下  
之偉人非我黨得私有之矣已而負科第盛名文被  
薄海奮朝以風度凝峻膺當宁之知及主文柄於  
蜀蜀士輒振起取道故里自門庭內外及貧交疏昆  
弟親戚里母老稚相與力敦古處道故舊散廩祿急



解推而躬布褐蔬糲茅棟荆扉一不改故時吳越士  
大夫爭嗟道而慕効之噫古稱經明行修道義自將  
今非其人歟使事還報旋受任視學江南夫江南自  
明興以來古今文雄視曩古牢籠一代而經術氣節  
皆炳烺與吾浙等迄今軌躅相望也以高世之名實  
提大柄而宰衡之得非優然有餘哉雖然典學同而  
事會不必盡同蓋盛衰淑慝之介有不見乎形與勢  
而或存乎幾之隱憂者焉主柄者非形與勢之  
而移奪吾柄者幾之所伏或有不及制者焉

子振揚其文激發其行則見以爲矜時而好名吾爲  
士子愛護其疾痛休養其器能則見以爲恬類而沽  
德夫任專於作士非若有軋轄侵掣之徇者也及吾  
觀今之居是任者往往有不自得之虞何哉其嘗時  
與地之爲歟其不皆時與地之爲歟先生則不然惟  
自信乎我之公方而嚴正者養其氣於浩然屹然而  
一原乎道德故氣不委於所懾而志不奪於所撓我  
之所當振揚而激發者必使之伸而弗詘吾之所當  
愛護而休養者必使之恬而弗擾凡所以維其盛衰



淑慝之防有不待乎形見勢發之日而獨在乎幾之  
伏於難制之時此其用心獨苦而所造乎南國之士  
不獨在一時而前與後胥賴之矣功豈不偉與古之  
君子未有不以文章用世克樹立於天下而天下信  
其道德之養者文章不期於表見而天下自不能掩  
之言乎用世則隨其任之大小關狹必有表見異乎  
流俗者吾嘗謂儒者好言井田封建民兵之屬此不  
適時變者也至若教士養才典禮教化非以古法振  
其衰而扶其本則不可以善世吾向所信天下之偉

人如先生者今特見其行之兆焉耳將操大柄以提  
衡旋轉之世業之所賴而儒術之所立有不成全而  
奏績者與



贈勞貞山學博師說序

嘗讀韓子通解其言以爲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  
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於是舉其說之二三  
而各歸之師吾謂五常之教非盡乎此韓子有爲言  
之也若其所以尊乎師之說則誠然矣歷代之近古  
者莫如漢其時博士之官以經說傳授弟子各有專  
門不相參互弟子非其師弗學非其說弗師凡講習  
之會諸生摳衣升堂容禮誦述有法諸博士驚問曰  
何師則謹對曰師事某某其補文學掌故或高第爲郎



取庸文金  
奏對天子前天子猶從容問若本師誰也卽通顯至  
公卿列侯所引經決事不敢背其本師之說蓋師說  
之專且嚴也若是後之論者或謂大道公通而譏漢  
人專師之陋是殆不然夫師之於說經明道也猶量  
人之書涂數也曰支者支分也曰湊者輻湊也不晰  
其支而書乎湊非量也韓子所舉其說而各歸之師  
亦猶是已矣迄乎宋州縣學職舉德行博文其選至  
重有如湖學師傳人見其言論舉止不問可知爲胡  
先生弟子若是乎師說之不可以無本也自有明以

來國家視若具官而居其職者無異簿書有司之掌  
未嘗有師之說以及其弟子其弟子亦罕有執經而  
雜問者吾邑之士出於學宮亦班班盛矣歲已巳得  
右門勞君貞山來典是職是其爲師之說者蓋有本  
矣吾讀其撰次一編曰聞鐘集自敘以爲厭薄章句  
而求所謂吾儒本分者會心於紫陽近思之錄以成  
是編接近思錄所纂述獨春陵河南橫渠四君子之  
書關大體而切實用者類而出之朱子所謂四子之  
階梯是也君今所撰次大率主乎宋明諸大儒而博



披諸史百家名言格論要其大指不越五常五德之善出則致主澤民罔弗備具使人讀之如寐者之悚然於震盪夫以大體實用而普萃爲一家言猶專經之說韓子所舉而各歸之師者是已而其說之無弗備則猶量人之由支而濫以約之乎吾儒本分者是已師說之有本孰過此哉會七十辰諸帷下生請一言以壽予按漢經師轅伏申生夏侯少府年皆篤老而沛國桓先生天子以老更且從受經交禮宮庭親袒割牲設東面坐置几杖會百官及門生數百千人帝自下爲說經諸生或避位發難帝謙謙不敢對曰太師在方今崇經稽古敦勵學校君以其師說將時見褒尚安車賜爵申更老饋醕之禮吾邑諸帷下生或高第通顯於朝猶得奉几履周旋如桓先生時於以爲有本之學彰榮於天下豈不盛矣乎



郡侯李長白公初度序

古聖哲之主惟知人爲安民之要所以任材釐績內  
則宰相列卿外則良二千石以爲與人主共此民者  
職在乎是而宰相列卿之選大抵由乎郡守膺是任  
者必使恩足以誠乎其下而志足以孚乎其上下乎  
上而不必誠乎下卽聲名動朝宇之知而撫字或非  
其實誠乎下而不必孚乎上卽濡煦勤里閭之隱而  
忠猷或塞於材或吏事優給而文治不足以華國或  
規模設張而經術未嫻於國體是皆名實之不相應



者也漢宣帝知太守爲吏民之本每除拜輒親見問  
考其名實之所以然治有成效公卿缺以次用之故  
其時由治郡爲名宰執班班可考

皇上知人之哲遠軼孝宣孳孳於察吏安民軫杭郡隳  
區繁重知公之廉明仁卓守紹治理高天下於名實  
相應特調知杭州蓋異數繇此始也先是公爲尚書  
郎才守獨冠諸曹及知紹興清標壁立千仞人望風  
嚴竦併無所用四知之敕者而所當措置接斷如操  
太阿剗犀兕百廢無不具舉案牘之下

勿若雖其愛士也置諸膝納諸懷公之學極博文  
雄敏以身範士文教大昌嘗攝臬篆於省或奉檄會  
讞敬慎明決滯獄頓甦飛霜之寃必湔震風之沴永  
息杭之人盼盼然妬紹之私有神君而歌思寤歎其  
一日而子我也久矣聞調之日紹之人悲憂徊徨老  
幼奔走號呼無所告愬者兩月不休公出見之亦涕  
涔涔霑衣佩間而杭之人相賀於道相勞於室笑舞  
燕飲以待其來猶曰來何暮一江相望其爲悲喜苦  
樂之情事有非描畫所能肖者噫亦神矣浙獨杭與



取廣文金  
紹大且難會稽阻偏囂峭其氣勁彊而難於馴擾錢  
塘錯雜叢芴其氣泄宣而難於鎮靜公來杭恢大綱  
捐小數一切與民更始按公兩郡之治殆若古之喻  
解牛者遇髓髀則以斧斤而所批卻導窾則游刃而  
衆理解也又若盧扁見五臟癥結則揲荒搦髓而所  
當導和引年則湯液醴灑沃如也甫三月而囂者泮  
帖囂者膠解至若養士習敦大體亟之惟恐後則由  
乎其性與其學故兩郡有久暫而無異同於時律中  
黃鐘公攬揆辰葭灰動元聲和仁人之生應焉兩郡

爭奉觴而前予知公深颺一言惟公豁達磊砢仁而  
愛人外嚴中溫子曰仁者壽於斯卜焉竊按自古名  
宰執之重於國當其出入中外身擔艱鉅如袁公出  
楚郡之囚以四百梁公活豫州之獄以二千毅然任  
之無所惜其以元老立朝或有大疑難執義獨斷指  
畫立定無觀望因循天下賴之公殆其人哉

天子秉知人之哲察名實之應異數將由此始詩曰秉  
心宣猶考慎其相公以方剛之年矢報於黃髮於今  
日治理信之已



查聲山行稿序

天下科名之中其快有幾得才士一快也得洽聞通  
瞻之士又一快也尺幅數行駘蕩變化不可紀極淺  
生沿流非柔曼局促不名入彀每科闈讀千章大抵  
同聲一吻困人如寒熱不汗故曰得才士一快也三  
年揣摩自古今得失之林以及當代掌故皆當鉤探  
發陳今則四子章句外棄若土梗設棘旬月強記斷  
爛千言未及報雋已不能覆舉其詞又安望其奏記  
太常之問橐筆視草於直廬便殿間乎故曰得洽聞



通贍之士又一快也然此二種天下望之極急而往  
往難於遇至主司以之爲禁士子以之爲戒吁設科  
之意誠然乎哉今年予浙得人最盛而予表甥查子  
聲山哀然經首榜發日通國無不譟而艷之曰此才  
士也此洽聞通贍士也近世所禁戒爲難遇者而竟  
遇耶查子平日好遊名山川今七月歸出獄麓書院  
賦瀟湘八景詩貽予驚歎爲絕倫不五十日而以制  
舉言報雋矣有通才如此者乎予習知其尺幅揣摩  
無非駘蕩變化鉤探發陳之言他日橐筆奏記引經

躋古以應侍從顧問之選能事不恢恢有餘哉雖然  
人亦知查子所以善植其才者乎蓋其至性過物事  
堂上兩老人及伯仲間鄉長老傳其一二隱事可感  
可涕是又通贍才士之所難者嗟乎士子才旣不多  
平日不能力行稽古友朋嬉遊浮談無根不遇則怨  
尤勃與遇卽如野火山潦歛然而集無幾而衰耳視  
查子之篤行又若此其於科名增重豈獨爲才且洽  
聞通贍者志快已



朱觀濤行稿序

四百餘年以來士子苦心研摩以求其格其旨不  
 越四子六經尺幅之為規繩布置無古相遠然先  
 獨以其卓絕千秋之業兼儒林理學而分其序蓋其  
 為學必洗滌心源以體會白文然後通之傳註所以  
 認脉自真識力自高夫漢人之經說唐人之疏義師  
 承依據各有源流至宋諸儒更得不傳之秘於千載  
 之上其大節者則天人物理典章制度咸總貫靡遺  
 非秦漢以下諸大家言事理之文所能及也明季



百銘先生會萃爲古解通解國朝經解則又括宋元  
明諸儒以屬諸漢唐而艾千子專尊聞於宋學則意  
者當日文家不當驕語漢疏而駕馬鄭王杜於程朱  
之上所見雖不同要之前輩宗傳必貴有根據本領  
故其文不可及竊恠近時陋習所趨不出流俗說書  
坊選時文無論一二千年疏傳源流茫不知爲何物  
卽格令專從宋說亦止涉其釋詁而諸家之精且博  
者棄若土苴由是經術日敝文格日卑而於經義取  
士之意背戾放失寧有所底哉予爲同里深識之友

極於其是非乃朱君觀濤與予意合平日體會自  
其心獨得其解而後已又復研心於古今諸儒之精  
且博者融浹於所獨得之解吾固有以知觀濤之志  
矣儒者嘗言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蓋懼其以達  
平之陋有負乎窮經體道之志云爾觀濤惟志乎道  
其人靜沉而懋醇將出以任天下之重無難矣



宣諭教民圖序

平三體道以經天下惟治與教二者言治則必有其具言教則必有其文苟求乎其實則二者相爲表裏具者卽文之名物度數文者卽治之講磨條貫也苟以其名而已則天下徒見文具之爲敝而治教之實處適於文具之中此升降得失之所繇以分者也古者治教一原唐虞之廷莫重乎敬敷五教而所播政分職如曆象稼穡秩宗典樂納言明刑皆有謨訓以敷告之君臣間紀治之書無非所以設施彰教之事



其後周公居中而召公宣布於外以及畢公君陳仲山甫保釐四方以報成績要之亦無出乎周官周官立綱陳紀之爲教者而已然則名與實者豈治教之爲之哉獨在乎岳牧連率敷教以圖治之人爲之也得其人則不外文之與具而要爲體國化民之實非賡拜分陝之材而膺虞周宣贊之寄將見文具之外尚得有治教乎

皇上軫念薄海人民欲偕之大道頒十六條廸教之書在守土者按古月吉讀法之義毋忽康熙乙丑

馬中丞允平金公來撫浙每月朔質明躬率厥屬爲道而宣之環門如堵牆則忻忻喜者俛而愧者踈以懼者咨嗟感歎不忍去者歸以告其婦女稚子咸稽顙起舞曰

天子仁哉巡撫勤哉漸漬恒久時雍蕩平於虜盛哉珩於是竊有見於治教一原之隆而名實之相應至於如是非虞周之播政分職得乎體國化民之實者能至此哉於是浙之人願爲之圖以誌不忘問於珩應之曰圖之義大矣古有圖孝經者矣有圖詩與春秋



圖爾雅及魯論者矣將使人目游心懷如親見當時之事與言而興起較易云耳今者本教爲治諄復詳勉俾天下易惡而至中明百行之原比於孝經旌善黜不肖比於春秋宣諭之下人觀感懲創者勃然比於詩講磨條貫名物度數備焉比於爾雅魯論圖象旣設使後世之人目游心懷乎繪畫之間慨然願以其身與同風之盛而自恨時之不逮豈不偉歎是圖也以較黃香觀內之祕班游禁中之副抑若阮孝緒之以圖譜歸部錄記注吾知其必有以過之矣

桑笈雲方伯詩文集序

春秋列國大夫經法宣通文章爾雅播稱望於時自晉魯鄭諸名卿而外不多見也其於詩歌則聘問宴饗相贈答大抵援章見志襄昭百年之間如溫如柯若垂隴嘉樹時地不同因之以觀禮因之以明類亦因以覘寵光之宣氏族之世焉其於言之擇且重也如此漢魏而降士大夫以才相侈揚躒蹀躞於詩文之林往往雕鏤纂組佚濫則靡靡則誣甚者諛佞譎張之辭中乎官方世會闕敗不可收拾中間名臣若



張子壽陸敬輿王元之蘇子容諸君子以經明持重博達體要之言表白於朝野政事交遊之間卽不免正直難容舍少者排擊之然卒以取信於上下而立言者式其範操觚者景其風有晉孟宣魯文昭鄭穆七子之遺音焉珩諸生日遊長安用年家子以見於晉陽笈雲先生先生時爲光祿卿門庭蕭寂圖史縱橫樽罍研墨之外無雜賓無長物以名御史持節饒南直聲震當時乃要人者齟齬之致請外

章皇帝知其忠特召居卿寺尋以明練庶政出叅

臬入覲

陛見溫禮褒勞遷豫粵左右轄歿

予祭

葬皆用異數以獎廉賢風百僚而其文章吟詠博達有體要所見乎朝野政事交遊之間者亦當平揖唐宋諸名臣以追匹孟宣文穆諸君子語有之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惟其出乎信故天下因其人以信其文亦因其文以信其人先生之文疇不信其德音洋洋也哉後三十年元胄易菴君爲嘉少府編遺集以行按傳晉叔向聞既醉之賦而曰遠氏之有後於楚也宜哉讀是集而知其世於向也志之有日矣



吳寶崖桂蔭堂文集序

文章家導源在前踞勝則在後何則天之生才輩起  
挾其才力以上下往古故足以跨其不及而扼其至  
今人一口剿稱曩世某家某家而好詆訶近代此大  
惑也近代如有明北地之峭強瑯琊之瀨達今人能  
之乎汨一家之伎說羣吠而觝排之夫舉世皆孱筋  
緩肉之豎子遇蠶蝟則變色見一壯夫搏虎豹追龍  
蛇則鼓唇誦曰彼疾趨者俗子也其舉止蓄藏皆如  
闕市集潦滄滄湫淺立盡耳出見偉人如大海迴瀾



茫茫混混而來則又鼓唇誦曰彼浩漭者濁流也嘻  
豈不甚可笑哉當時與瑯琊相後先而柄鑿不入者  
王遵岩唐應德歸熙甫茅鹿門之數子者固各有其  
所至而鹿門爲之說曰彼雖雄猶裂土而王此卽微  
若一綫猶正統其言誠辨哉然此數子亦安能無刻  
畫摹擬之跡如彼峭強瀨達者之以瑕示人哉要之  
作家不掩其瑕此中乃有真文章耳苟不得見其瑕  
大抵姘媵骯骯隨世俯仰若不甚有可刺者而文章  
命脈委地盡矣是故今文他病不足患患在乎痿痺

而已矣吾於明代得一人焉負疾趨之力而能斂其  
茫混之氣而能涵不傷乎正而無刻畫摹擬之跡不  
以瑕示人而跨古人之不及以起世之痿痺其惟金  
華宋學士景濂乎自是而下何其少也而寶崖吳子  
之文似之寶崖豈嘗切切焉規繩金華吾浙山川生  
才輩起當如是耳客曰景濂遭明興備侍從典制大  
篇鏘金石煥旂常一代之盛在焉吳子猶經生言文  
雖高豈其倫予曰客烏知景濂景濂所以洋洋典制  
匄匄彪炳乎旂常金石者皆自伏身蒲陽未遇時厭



飲酣沈名冠藝圃故逢時出之浩乎沛然豈一旦掇  
拾屬綴能爾哉以是觀寶崖其可已





